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7岁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张厚安专门撰写文章,回忆抗战期间自己亲历的那段难忘的难童生活岁月。点滴往事,感人至深,也真实反映了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不屈的精神。

# 烽火中那温暖的摇篮——追忆抗战期间在重庆慈幼院的难忘岁月

□ 张厚安

1939年至1942年,在位于抗战后方的重庆北碚绍隆寺内的北泉慈幼院,我曾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生活和求学时光。

80多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三年慈幼院生活对我人生的影响,那段生活给我打上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这段往事我不知已经对人讲述过多少遍,至今仍记忆犹新。

今天,我这个年过九旬的老翁,以抗战时期一个难童的名义,根据亲身的经历,来回忆这段历史,并以此献给今天在和平幸福生活中成长的新中国青年人。

## 难童流亡:从武汉到重庆

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由武汉辗转来到沙市,进入世界红十字会难童收容所。从这时起,我们就成了难童。

在沙市住了不到一个月,由一位冉姓老师带队,送我们几十个孩子去四川后方。在轮船的甲板上,冉老师指挥我们唱抗战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歌词至今未忘。

在万县(今称万州),冉老师带我们来到万县王家岩慈幼院。记得下船那天,风雨交加,我们一身淋得透湿,冒雨前进。这也是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离家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

王家岩在一个很高的山寨子上。我们拖着疲惫无力的双腿,不知爬了多少坎坎,才爬上那望不到尽头的悬崖陡壁的顶端。第二天雨过天晴,我第一次用皂角在沟沟里去洗衣服,当然,这时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皂角,也不可能洗干净衣服上的黄泥。但毕竟是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

在王家岩慈幼院,我们被分到各个年级学习。时间不长,我们又被送往重庆。

在重庆,我们先被送到神仙洞难民收容所。时值五月,天气已很热,敌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由于打了防疫针,膀子很疼,没去防空洞,我们就躲在附近当时财政部前面的一片树林里。飞机投弹后的一片火海、敌机的机枪扫射,和我方防空弹发出的满天闪光和响声令人生畏。好像那些子弹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于是把头抱得紧紧的。

在神仙洞住了约一月余,我们就被送到设在北碚北温泉绍隆寺内的北泉慈幼院——战时我们的“家”。

## “人在苦中不苦”

经过沙市、宜都、万县、重庆,最后到达北碚北温泉绍隆寺,这数月的经历,使我们亲身受到了战难的洗礼。

绍隆寺是一座古庙,北泉慈幼院就设在寺内。到那里后,我们便很快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们爱院长、爱老师、爱同学,爱学习、爱劳动、爱那里的一切……我们爱这个新“家”和来自战区的兄弟姐妹们。在战争年代里,这个“家”不仅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教育、无比的温暖,而且还给予了我们“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坚韧不拔”等奋斗精神。

在慈幼院,我被分到四年级学习。当时同班同学今天还有联系的有廖适清、丰顺烈、穆耀洪、李戊寅、骆必荣、李益新、刘述英等人。在慈幼院,我们不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种菜种瓜,而且还要抬煤抬木。劳动是我们生活中的必修课。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的感觉是“苦也甜”——“上山拾黑的(煤)、下山抬白的(米),上山打豹儿、下山打豹儿(指绍隆寺主持)”的顺口溜,就反映了当时我们对生活的乐观。

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不少同学患病。在慈幼院,我第一次生了疥疮、第一次患了沙眼、第一次生了痢病。我们和臭虫作斗争的那些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慈幼院所依靠的盐务总局经费来源逐渐断绝,慈幼院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有时饭都吃不饱了。但是,全院师生都能坚强地面对战时环境下遭遇到的一切。

当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踢毽子、打弹子、游泳、爬山……几乎个个都是能手。1995年,我与廖适清同学重游绍隆寺时,还发现了当年我们用来磨弹子的一块石头,石头上磨出的一条条深深的磨槽印痕还清晰可见。见到那块石头,重温儿时的苦、乐,怎不令人思绪万千。

慈幼院三年生活期间,我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也没有哭过鼻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慈幼院里,老师和同学们亲如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说我们,我们从不自暴自弃。相反,我们充满了自信并自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 那些最不能忘记的人和事

1939年到1942年,在慈幼院生活期间的一点一滴都值得我去回忆、重温和思考,有些人

和事又是记忆中最为难忘的。

对我影响最深,在我一生中思念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敬爱的周之廉院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对我们训话时的情景。她教我们的颈部运动操,我至今还坚持在做。我还记得孔祥融同学过生日时,她给同学们分食生日蛋糕的场面——一个大蛋糕,她平均地分给每个同学。虽然每个人只能分食到很小很小一块,但是大家所感受到的温暖、母爱和幸福却是无法估量的。

有一次,周院长出门为慈幼院筹款,在重庆过江时,码头上的跳板被人群压断了,大家都落了水,而她则会游泳幸免于难。因为这件事,她鼓励我们学游泳。

我也不能忘怀,周院长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来鱼肝油为同学们治疗夜盲眼的事。那时我们排着队,来到院长房间,一人分食一匙鱼肝油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院长还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治疥疮、沙眼和痢病。我们毕业后能顺利地到中学读书,也是由于她从教育部门为我们争取到了贷款。任何时候,只要想到院长,我们就感到温暖和力量。她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每一个慈幼院同学影响至深,她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与我们朝夕相伴的郑金章老师,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无论寒暑,每天清晨起得最早的是郑老师。他朝气蓬勃、无怨无悔投入到救亡活动和慈幼院的教育工作中。每次劳动,无论是上山拾煤,还是下山背米,他总是和我们在了一起。当看到有的同学搬不起重20多公斤的米袋时,他就帮助同学把米袋扛上肩。当看到落伍的同学背米感到吃力时,他就用手中的竹棍帮助一起抬……

音乐老师余自定既教我们的音乐,又编创歌剧组织大家演出。我们演过的《卖菜献金》的歌词:“挑起担儿进城厢,今儿要把菜卖光,卖了菜钱捐国家,国家与咱保安康……”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音乐老师们丰富了慈幼院的文化生活,歌声与读书声在深山古寺里回响,它提示着人们,这里乃是一所“烽火摇篮”——歌声激励着我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我们不断去战胜困难。

张白璐老师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女老师。她年轻漂亮,充满了朝气活力。艰苦环境下,她的乐观精神感染着每个同学。

周颖老师是保育主任。她对我们要求严格,同时充满了爱。每天劳动后,在晚餐前,她常常对我们训话,对一天的情况作一个小结,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端行为。后来我又曾几次在武汉和北京见到她,在她家里,或在北京邮电医院聂绀弩先生(她的丈夫)的病榻旁。

还有许许多多忘不了的人和事——我不能忘记曾在一张床位上睡觉的高长发同学(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位)。

我不能忘记1942年去重庆考初中时住在廖适清家的那段日子。我当时患了疟疾,晚上睡在他家客厅里发高烧,白天则去参加考试。

我不能忘记夜半起床参加轮流打更、紧急集合,还有在小溪中洗衣、游泳,在温泉游泳、去乳花洞寻找乳花石的情景。

我不能忘记女同学们为我们每个人做的那双布鞋,这也是在慈幼院我穿过的唯一的布鞋(平时都是打赤脚)。

我特别不能忘记躲飞机和追悼张自忠将军时在北碚遭到轰炸的情景。我还不能忘记缙云山的竹林和缙云寺的钟声,不能忘记绍隆寺山门外的两棵白果树和山门内的四棵桂花树……

## 冯玉祥将军给我们题词

在慈幼院的三年间,我先后见到了当时的许多党政要员,如孔祥熙、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

冯玉祥将军当时就住在我们旁边的缙云寺,据说是被当局软禁在那儿的。因与绍隆寺相距不远,我们有机会多次见到冯将军。他在演说中经常指责国民党军人,说他们到处欺压老百姓。有一次他嘴上发炎,擦了一些白药膏,在绍隆寺大殿前对我们演说时,我们还以为他长了白胡子呢。

有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周院长想送些我们种的西瓜给冯将军吃。于是,派了六位男同学抬了一大筐送到缙云寺。看到慈幼院的孩子,冯将军十分高兴,连连向大家打招呼。临别时,有一位同学拿出了一大张白纸请求将军题词。将军一看有六位同学,于是把纸裁成六张,然后给每个人写了一张。题词的内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希望你们永远做雪里送炭的人”。写完还签上他的名字,盖上“冯玉祥”的大印。

1942年夏,我离开慈幼院,去长寿国立十二中就读。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武汉,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1951年被选派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返回华师任教至今。

今天,绍隆寺的庙宇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那段往事将永远留在我记忆里,留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

## 相见欢·知音公园

每一个好故事都不容易  
要从出门看天开始  
后官湖和马鞍山撑起同一把伞  
来者和去者,相互溯源  
春风放歌,夏雨应声而入  
在秋's摇篮里收集树叶  
一场冬雪,划断又一根琴弦  
一双鞋洗净、晒干、再次系紧  
高山和流水即将打破沉默  
念着三千年后的台词——  
快一点找到对方,慢一点爱上

## 满庭芳·花博汇

早晨用一声鸟鸣,午间用一顶帐篷  
而晚上,用一道灿烂的霓虹  
同样的土地,一次次收获不同的芬芳  
有一片花的海洋的决心  
还有一座花的城堡的勇气  
漫山遍岭的娇艳,一再刷新立场  
你应该分身千千万万的蝴蝶  
在天里村找到四季长春的枝头  
请靠近一点,预备,茄子——  
照相机想抓住星星的光芒  
话筒也想从摇滚中爆出发蕊  
不要浪漫的梦,而要略带香味的明月  
第一次醒来,焰火飞到天上  
第二次醒来,看见微闭双眼的脸  
音乐是无边无际的,诗又轻又缓  
为我描述或者装饰一个人间

## 清平乐·九真山

风吹到掌心,抚平江汉平原的皱纹  
传说中的山头,按照九个篇章展开  
不是真人不见面,你的手机视频  
用276米铭牌渲染,富氧和浓绿  
草木大口呼吸,输出数字化的旁白  
被拆除或被修建,载入同一本史书  
炼丹炉难以相信,镜子也是  
天空擦掉多余的云,我已慢慢老去  
一座山,放下自己的丘壑和峰峦  
偶然的栈道,攀向必然的海拔

## 声声慢·沉湖

一片湿地同时呈现沉潜,以及飞翔  
我的小小世界排演好黄金,渔鼓和酒令  
走近即是爱上,进入即是深刻的爱  
一条鱼刚刚板好,一万只候鸟酝酿南方  
十万朵油菜花张开嘴巴,口型都是一样的  
你的名字,隐于浩荡的谜语之外  
湖水献出广袤的胸膛,闪着亮光  
波涛献出暖湿的召唤,闪着哑光  
少年的船野性而执着,掠过长堤与芦苇滩  
情节恰到好处,在目的地签下我的落款



《笑口常开丰收年》(中国画) 郑启雄 作

# 行走新疆见与思

□ 金波

飞机从武汉出发,向西北飞行约5个小时后,一抹翠色便透过舷窗撞入眼帘,那是博尔塔拉河滋养出的绿洲,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自1999年湖北第一批援疆干部走进新疆,距今已26年。26年来,一批又一批湖北援疆儿女远离故土,扎根3000公里外的西陲,留下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博州,我聆听了湖北援疆教师张要的故事。五年半的时间里,他四次踏足这片风沙呼啸的疆域,每一次启程都如一粒种子,播下了坚守与奉献的根芽。初次援疆,他激动难眠。“这里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深深触动了我,我要竭尽所能!”课堂之上,他是孩子们口中的“宝藏教师”,以风趣与渊博点亮一双双探求的眼。从普通教师到教学导师,2023年第四次援疆时,他担任了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副院长,每一次身份的叠加,都像是扎根深一寸、期盼高一尺的刻度。

除了援疆教师,谈论最多的就数援疆医生。2023年盛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副院长郭科来到博州人民医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两年里,作为资深整形外科专家的他,足迹深深印在博州广袤的牧区。一次深入牧区巡回义诊时,他发现了一位急需救治的患者——牧民依斯哈克,他下唇长着的赘生物疑似恶性肿瘤。为了保证唇部功能与美观,郭科指导团队运用扇形瓣转移修复技术,在彻底切除病灶的同时,精细地修复了唇部缺损。拆线后,依斯哈克对着镜子竖起了感激的大拇指。

行走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湖北援疆儿女奉献的身影远不止于此,他们已如星辰般深深嵌入这幅正徐徐展开的美丽画卷。

“上学选湖北老师、看病找湖北医生、产业找湖北企业、就业找湖北亲人、学艺找湖北师傅。”当从博州本地干部口中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是啊!若不是被血汗浸透,这片土地又怎么会对他们如此地厚爱与牵挂?26年过去了,湖北援疆儿女的身影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他们不是飘忽的浮云,而是深深植入人脉的胡杨;他们不是过客,而是共同命运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新疆,这片饱

经风霜却又焕然新生的土地,在党中央治疆方略的厚土滋养,在湖北等地无私浇灌下,日益枝繁叶茂。

行于斯,思于斯,泪水常会模糊双眼。这里的辽阔,绝非地图上一片苍茫;这里的和平,绝非边疆独享的安宁。每一粒沙砾,每一棵胡杨,每一条通道,都紧密地联结着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

当你透过云层,目睹雄浑山脉划分南北疆的不同气韵,其庞大身躯如同天然的脊椎撑起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的广袤疆域,你便顿悟何为“祖国西北屏障”的意义。其磅礴的走向与延展,不仅塑造地理格局,更是国家纵深腹地 的坚实依托与面对地缘风云的回旋屏障。

当你漫步于阿拉山口喧闹的国门口岸,耳闻不同语言的交汇,眼观满载货物的重卡轰鸣驶向远方,你会深切感受到这片土地作为“向西开放桥头堡”的生命律动。丝绸之路的千年驼铃仿佛仍在风中回荡,但眼前的现实却更令人振奋:现代化的铁路、公路和管道正织就一张巨大的网络,将中国的经济脉搏有力地传向远方的星辰大海。

当你走进连绵的棉田,或仁立在现代化的风电场下,目睹雪白云朵与银白风机叶片在辽阔天空中静默旋转,聆听油田钻机深入地球深处发出的低鸣——那是“中国能源战略腹地”的稳健心跳,丰饶的物产与无尽的能量蕴藏于此。

当你漫步在乌鲁木齐热闹 的街道,看各民族的身影在巴扎往来穿梭、笑语嫣然——那幅“民族团结融合的大画卷”在寻常烟火中生动铺展。这里的和谐稳定,不仅仅关乎边疆安祥,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最直捷、最稳固的基石与纽带。

当你在屯垦戍边史册前回望千年沧桑,读到“凿空”的张骞,再亲眼看到今天兵团儿女在亘古戈壁上建起座座新城,看到年轻战士站在凛冽的风口哨卡,任凭风沙落满肩头却纹丝不动时——亲爱的朋友,你的血不会为此而沸腾吗?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又一代人深深扎根!他们守护的何尝仅是脚下的土地?

离别时刻,夕阳将远方的戈壁和近处的绿洲熔成一片耀眼的金红。飞机升空,脚下的绿洲渐渐缩小,宛如一块嵌在黄绸上的碧玉。这片土地上,那些关于知识、关于爱、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已生根发芽。而在我们心中,一颗种子也在天山雪水的浸润下悄然萌发。

# 重返生活的具身之诗

——读余笑忠诗集《我曾何其有幸》

## 文艺评论

□ 刘川

诗并非悬浮于虚空的纯粹灵光,虽然诗人冥冥中必有缪斯赐予某种神意,但它仍需扎扎实实从血肉之躯中生长,被感官世界所塑造。这便是我借用具身性思维来探讨余笑忠诗集《我曾何其有幸》的一个出发点——认知、情感与想象皆深植于我们的身体经验系统中。诗歌,这一最为精微又敏感的语言艺术,若脱离了身体的温度与震颤,便易沦为能指符号的技术游戏。具身性思维为诗歌写作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力和存在纹理,它指引我们重回肉体,去书写现实的各种境况、活着的百般滋味。

具身性思维对诗歌的首要启示,在于它颠覆了传统心物二分的僵硬壁垒,让诗歌从“大脑的独白”“技术的独语”变为“整个身体的交响”“全部人生的书写”。这种具身性写作能力的获得,其实又是那么简单——时刻深切融入现实,从微细角度观察存在、体味命运的复杂。一句话,最大化地置身于生活、写作于生命现场,情感、经验、思想就会统御成一个整体思维。

诗人余笑忠的创作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完整的我”的状态,他避开“高蹈”,而不断回到看似过于具体、琐碎、细微的现场。《在一棵倒掉的杨树前》《我的伞掉在了出租车上》《找手机》《我站在我从前打电话的地方》……你一看这些我随意抓取的余笑忠的诗歌题目就能知道,他是从他的身体、他的经历、他的事件之中寻觅诗神足迹的。

诗集中,他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从生活中来。当然,我不是说诗人就必须如实而写,我是在说他写作时,牢牢抓住了某种“根性”的东西——他不写他不知道的事物、他不写纯粹与“我”无关的东西。他尽可能准确地去触及生命之核,并返回身体、返回这个当下,就是回到生命之核的重要途径。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曾说“我们随着步伐思考”,他是说身体的律动会自然生成语言的节奏;而察视个体感受、提炼人生经验,则真的会形成我们自己的词典——拥有自己活生生的语言库与素材库,而永远不必担心自己的写作会枯竭于技术性模式化表达的疲劳与厌倦,因为身体与时代的摩擦是时刻发生的,诗人是时刻被生活激活的。余笑忠具有着一种收纳的、内视的、省察的诗歌写作风范,如同一棵能够不断从自己树干上摘取灵芝与木耳的“聪明树”。

就是这样,余笑忠的诗扎根于具体、可感的经验土壤,从而获得了一种尖锐而新鲜的真实性。他诗歌里的孤独、欢欣、痛苦、失落、愤怒,是我们身上也都有的,为何在他笔下就如此鲜异?那是他独特地激活通感、融汇经验、炼化语境,突出了这种个体经验的生命意义与文化价值,让诗歌具有了人性的深度、思想的锐度——他没有停留于感受本身。

一个诗人不是来世界“挠痒痒”和“抖机灵”的,而是触动别人、震撼别人的。捧读余笑忠的诗集,拍案而起、拍大腿称叹之处颇多。可能这就是具身性写作的特点,让作者和读者共鸣共振,让读者强烈有感。他的诗中我是的这些部分——

一是现实经验的多维度书写。印象突出如《蛇影》,诗以日常生活中偶遇蛇的经历为切入点,将平凡的摘菜场景转化为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我欣赏他对“微小奇迹”的珍视,他时刻充满着对生活的敏感。他没有“宏大”其事,而是以“土地蹉子”的俗名赋予蛇神秘色彩,与母亲的“下过地狱”的民间说法形成互文。一次偶然地与蛇的自然邂逅,拓展为关于恐惧、记忆和文化传承的沉思。这样的书写其实贯穿近年余笑忠的写作——我称之为一种新的复合型经验叙事,既是肉身的、又是精神和情感的,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和集体的。

二是现代性寓言的创构。印象突出如《天台上的跑步者》。天台作为临时场地,储水间构成的“死角”,作者“断断续续”地出现与消失,共同构建了一个受限的运动空间。这种物理空间的局促,映射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看似自由,实则被无形的结构所束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绕行代替直行”。跑者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他既是具体的个体,又是现代人的缩影。他的“另辟蹊径”与“不能甩开脚步快跑”,恰如当代人在快节奏社会中的矛盾状态:既渴望突破,又不得不妥协。而诗歌的结尾,跑者“终于从一团乱麻中脱身”,万家灯火“如此明亮”,则暗示了一种可能的解脱——不是通过彻底的自由,而是通过接受限制并找到自己的节奏。这就是余笑忠的能力,通过对于一个微小事件的寓言化书写,使之成为时代映像。诗集中这样的作品颇多,读来每每令人警醒与反思。

当然,他的诗击中我的,还有他的悖论式语言结构、冷抒情与黑色幽默。他的混合着苦笑与洞见的语调,已经形成了当代诗坛独有的余笑忠式的“刺痛清醒”诗风。可以说,由具身性思维统御的对时代现场和现实经验的生动挖掘和创造性书写,这个诗人已经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中国案例。